

評點史記



鄭世家第十二

史記四十二

茅坤曰鄭介  
晉楚之問處  
兩國甚難而  
太史公于此  
亦多情可覽

孫鑛曰比較  
國語但其大  
略

鄭國介居晉  
楚之交數被  
兵卒滅於三  
晉此處預提  
綱要

鄭數有適庶  
之爭皆與此  
相應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郟。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更思之。為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子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對曰。地近號鄆。號鄆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號鄆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號鄆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周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號鄆。果獻十邑。竟國之二歲。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為太子。公弗聽。是歲

孫綽曰大約  
刪左從簡然  
字句亦有煩  
于左處

王登曰此史  
遷文直事核  
處

因祭仲之言  
北入三公子  
提挈後文

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鄆潰。段出奔共。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潁。誓言曰。不至黃泉。母相見也。居歲餘。己悔。思母。潁谷之考叔。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二十五年。衛州吁弒其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枋許田。三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王師大敗。祝瞻射中王臂。祝瞻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況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病。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亶也。四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為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宋莊

左氏云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句外有恨聲此云無奈祭仲何最得左氏不言之意

復入鄭即位句是為子亶也句故鄭亡厲公突句分應三公子

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為厲公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糾欲殺祭仲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奈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昭公為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為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以渠彌為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亶為君是為子亶也無諡號子亶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鄭子亶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齊襄公為公子之時嘗會鬪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齊疆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亶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亶高渠彌亡歸歸與祭仲謀召子亶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嬰是歲齊襄公使彭生

茅坤曰厲公之殺瑕非人情也與漢高之殺丁公又一間也

六旬用紀年總束與地關妖祥相應

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亂。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弑其君湣公。鄭祭仲死。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瑕曰。舍我。我為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績伐王。王出奔溫。立弟績為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王子頹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績。而入惠王于周。秋。厲公卒。子文公躒立。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文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姑。夢天與之蘭。曰。余為伯儵。余爾祖也。以是為而子。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蘭為符。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為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

四句牽連總  
續所謂大塘  
打縛者也

此者字與擊  
其之殺義帝  
者正同

上句方言子  
蘭求入鄭為  
太子忽入叔  
屠是大斷下  
文秦兵罷接  
晉文公入蘭  
為太子是逸  
接此文秦斷  
續法

秦穆公使三  
將至敗之於  
峭北敘事忽  
起忽斷初往

為文公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耷請滑。鄭文公怒。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祿。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耷。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君王子汜。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鄭初有晉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有罪蚤死。公怒。澆。逐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為僇。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不聽臣。晉卒為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媯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而卒立子蘭為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峭。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

年鄭文公之卒也至秦兵故來追補前事即入後文方待郎極愛此種文比開荆公文法上句敗秦兵於汪絡秦事下用往年二字追紀前事與左傳鄆陵之事先敘甲午後用癸巳二字追敘前事文法正同與左氏同事異文最生新下楚莊王君臣相難一段自鄆至此云云與此同挾此視楚世家增數字尤佳

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鼃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他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鼃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子羹。子公怒。染其指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弑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為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為大夫。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弑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鄆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志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為卻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鄆至



晉聞楚之伐  
鄭九句摹繪  
情事絕生動  
是史公勝處  
解揚事附見  
於此乃文字  
忍辭處因上  
晉楚爭鄭宋  
而及非泛說  
也

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誑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為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為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潰立。悼公元年，無公惡鄭於楚。悼公使弟踰於楚，自訟訟不直。楚囚踰。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踰私於楚。子反言歸踰於鄭。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踰。是為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為君。其四月，晉聞鄭立

評 點 史 記 史四十二 鄭世家 四

孫鑛曰子產  
入循吏傳然  
其事甚畧

吳世家附李  
札趙世家附  
范義鄭世家  
附子產解公  
順宗實錄即  
用此法陽城  
陸駟并從附  
書

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孺，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憚立，是為釐公。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廚人藥殺釐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為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閔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沈，臺駘為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遷

先是晉楚爭鄭應接不暇至此乃詳載論疾見子產相鄭賈豫不迫非第紀其博物也

茅坤曰子產當時善詞命惜也  
太史公遺之不及覽都鄭之本末云

子產未死已不能救鄭

閔伯子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邊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娠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太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駘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國之汾川。沈如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川而滅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蓄滯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禁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為之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彊。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公元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靈王。而自立為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讓之子產。曰。不如修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於周。十三年。定公卒。子獻公立。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立。當是時。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

評 史 記 史四十二 鄭世家

用說補結末  
以詞重言複  
為工  
鄭事自子產  
卒後遂無可  
紀

特文用荀息  
作結最神妙  
處

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三十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哀公八年。鄭人弒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共公。共公三年。三晉滅知伯。三十一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為繻公。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二十年。韓趙魏列為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弒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吳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二  
史記四十三

掃葉山房

歸燕南  
 世家文  
 評是趙有  
 其他想無  
 書某謂史  
 明言獨有  
 記則六國  
 史可知趙  
 家所載多  
 說家言史  
 好奇而羅  
 失而得之  
 非趙史也  
 將記趙父  
 御事先以  
 行起本此  
 公常法  
 霍泰山為  
 與後母相  
 霍大山相  
 茅坤曰比  
 描畫極工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行為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驪駘駘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曰。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為趙氏。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建趙氏於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犇齊。晉大旱。卜之曰。霍泰山為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犇翟。趙衰從。翟伐唐。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伏後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夫。居原。任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為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

評  
 史  
 記  
 史四十三  
 趙世家  
 六  
 楊葉山房

茅坤曰靈公之懼盾未必不自易太子

時起

詳於晉而凡

疎逸

趙盾弑君與

後趙鞅以晉

陽時相映為

章法

一句提過頓

斷至下屬岸

又續

卒。謚為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盾為國多難。欲

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

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迺遂立太子。是為靈公。發兵距所

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

聽。及食熊蹯。膈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

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

為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

弑其君。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謚為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

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

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

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

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

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

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

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

鍾惺曰全通  
祀自是韓厥  
始終之稱疾  
不出其際其  
微深心妙用  
難以告用若  
非程嬰公子  
杵臼則趙氏  
嬰免何由得  
保然則全趙  
祀之功不得  
歸之韓厥矣  
孫鑛曰問語  
佳  
又曰文字明  
白便無從摘  
佳處然玩之  
可喜

然趙氏真孤  
乃反在二句  
所謂點睛之  
筆云  
惜韓厥語補  
叙先世

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伏後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過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諍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子。天子。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者。皆贏姓也。中行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

評  
點  
文  
記  
史四十三  
趙世家  
七  
歸  
紫  
山  
居

孫斌曰事本  
奇語更奇壯  
又曰愈出愈  
奇生色滿楮

晉由此大夫  
稍獲晉公室  
由此益弱此  
等句皆文字  
節奏

王雱揚曰晏  
嬰知齊後事  
乃不為國所  
而私相料乎

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惟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卻，欒書異及，乃遂弑其君厲公，而立襄公曾孫周，是為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為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為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為



鍾惺曰此春  
秋變而為戰  
國之形也識  
者早看破矣  
楊慎曰事涉  
語怪而文奇

鍾惺曰扁鵲  
醫也而其言  
近巫引秦穆  
公事博通辨  
悟醫宜易言

即一夢統攝  
全文此氣脉  
貫輸處非第  
好奇也

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於周。辟  
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六  
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賄。  
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  
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  
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  
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  
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閒。閒  
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  
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  
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  
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  
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動。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  
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  
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諱。吾

評 點 史 記 史四十三 趙世家 八 帝 素 山 考

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應夢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為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因之晉陽，乃告

董安于知之  
五字簡

孫鑣曰左氏  
無安於獨在  
句固有致

趙竟有邯鄲  
相人二句收  
東前文趙名  
晉卿三句頓  
挫

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晉君使籍秦圍邯鄲。荀寅范吉射與午善。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遂吉射以范皋繹代之。荀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犇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於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犇邯鄲。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聩於衛。衛不內。居戚。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犇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犇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於晉。趙名

母卹句神注  
後文與項羽  
紀項王由此  
怨布也略同

晉卿實專晉權奉邑倖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趙王句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澆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詢，然亦愠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太子毋卹代立。是為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

於是三句頓  
挫遂祠三神  
二句收末前  
大與趙名晉  
卿數語先後  
參差  
吳賓曰襄子  
贊于吳餘味  
多矣

孫鑛曰穿插  
有情頓挫有

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仇王。赤黑龍面。而鳥  
喙鬚。麋鬣。頰大鷹。大胷。修下。而馮左。椎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  
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  
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惟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  
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  
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  
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彊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  
主霍。秦山祠。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  
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  
立。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  
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十三年。城平邑。十  
五年。獻侯卒。子立侯籍立。列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  
相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子  
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  
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

態語簡而味

孫鑠曰二明  
日妙前無此  
法

鍾惺曰絕似  
禪機

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  
 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  
 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  
 侯道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  
 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  
 為內史。賜相國衣二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  
 是為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  
 敗齊於靈丘。三年。救魏於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兔臺。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  
 魏為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九年。伐齊。齊伐  
 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于房子。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于中  
 人。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二年六月。雨雪。  
 三年。太戊午為相。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蘭。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  
 於鄆。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圍魏。  
 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九年。與齊戰阿下。十年。攻  
 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

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魏敗我澮。取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蘭。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緹與太子肅侯爭立。緹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陵。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築長城。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蘭離石。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於桑丘。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鄣。四年。與韓會於區鼠。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

孟姚二句秦  
廩所起故鄭  
重言之

六句提頓為  
下文作勢

鍾惺曰龜錯  
欲以中國而  
用夷狄之長  
技者也靈王  
欲奪夷狄之  
長技而為中

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齊破燕。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使樂池送之。十三年，秦拔我蘭。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蒼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為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臍而死。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代之。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弟，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為敵弱，用力少而功



國有者也  
又曰橫態傲  
語寫出英雄  
其妙在於頑  
鈍惟其頑鈍  
所以果決

於是遂胡服  
矣於是始出  
胡服令也等  
句皆行文節  
奏為下遂胡  
服招騎射作  
勢

陳仁錫曰公  
子成亦是異  
人  
茅坤曰有中

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繆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繆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

國至行也似  
周官大司徒  
文  
鍾惺曰似國  
語

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卻冠秫絀。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于己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之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鄣。微社稷之神靈。則鄣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鄣事之

錢福曰商君  
 傳與此多同  
 二氏皆變古  
 者也然商傳  
 大法簡古此  
 大錯以他語  
 奇而詳可以  
 參觀  
 再頓來前文  
 為入秦作勢  
 至此一承  
 至此一承

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  
 臯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  
 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紹趙俊皆諫止。王母胡服如故。法便。王曰：  
 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虞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  
 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  
 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  
 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  
 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  
 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古諺曰：以書御者不盡  
 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猶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  
 木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  
 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  
 十一年，攻中山。趙紹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拜將之。牛翦將車騎，趙  
 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鵠之塞。王軍取鄒石邑，封龍東垣。  
 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紹胡服。傅王

評 點 史 記 史四十三 趙世家 十三 帝 崇 山 房

惠文王惠后  
吳娃子也  
再點睛  
前兩言畧中  
山地皆為此  
處作勢

章素侈二句  
為亂起張本  
孫鑛曰三段  
議論各有微  
婉之致  
唐順之曰亂  
亡之國往往  
中此情弊

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傳王。是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從欲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兑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徵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摧。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為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為怨府。毋為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死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

鍾惺曰如兒戲然是驕心所出

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為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儼然也。反北面為臣，誣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兌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雀

再總結退敵  
亂之緣起

孫鑲曰說利  
害深至文氣  
矯氣

穀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鄭易。八年，城南行唐。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及十年，秦自置為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為將攻齊。公主死。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與秦會中陽。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遣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眾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餒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實而伐空韓，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

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欽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國策作扞關。大事記。扞。敵也。非地名也。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土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壘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為上。倭而今。乃抵罪。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此雖以秦之禍。趙劫之然。天下大勢必至於此。非若衛人徒以虛聲為諸侯。同喝者比也。於是趙乃報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怒。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再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

孫鑛田次第  
可玩語亦多  
佳  
俊狀老態尤  
鐘惺曰左師  
悟太后全在  
舉止道遠有  
關目字字關  
話步步關情

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置  
公子丹為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  
年。廉頗將攻魏房子。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城。高唐  
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二十七  
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平陽君。河水出大滌。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  
城北九門大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闕與。趙使趙  
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闕與下。賜號為馬服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  
成王。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  
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  
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  
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  
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耳。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聞者。殊不欲食。乃彊  
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  
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  
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



愛隣少子乎對曰甚于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恐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為相四年王夢夜偏繫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夜偏繫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

之趙財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貪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疆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糧蠶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為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圍邯鄲武垣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衆反燕地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

昌壯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太子死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十一年城元氏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廩燒。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驪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眾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為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鄒。卿秦將而攻代。廉頗為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閒。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兑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為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大備大為戒備。君死而疆敵外侵大臣內開。故戒備也。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

茅坤曰是時  
縱已解而煖  
何以能去趙  
楚魏燕之師  
以攻秦

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城韓舉。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最不拔。移攻齊。取饒安。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卻之。封牧為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卻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牆垣大半壞。地圯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饑。民謠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八年十月。邯鄲為秦。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史記四十三

史記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為畢姓。其

孫鑠曰敬事特簡峻有法魏史出何人當是高手

晉獻公平五句從晉亂入魏大從晉入魏魏封事晉獻公事晉公子重耳事晉悼公事晉昭公皆章法

昭公卒三句提挈韓宣子老段殺六卿之侵滅晉宋

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眾。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僂辱楊干。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為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改使和戎。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魏絳卒。謚為昭子。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強。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為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為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竝為晉卿。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魏侈與趙鞅

評點史記 史四十四 魏世家 十八 晉書山房

三宗之列為  
諸侯國威王  
所命故此句  
提挈混君臣  
而同之

此段敘文侯  
立國有本秦  
入伐魏閻君  
賢而止最與  
後文相照敘  
翟璜李克問  
答見文侯用  
人之當  
鍾惺曰一段  
閣解默會先  
景千載如見  
孫鑛曰至此  
名乃出用以  
應前甚有態

共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孤。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罃。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

且字用法與  
後人異柳子  
厚嘗學之  
陳沂曰再欲  
對文侯之言  
意完而文自  
鄭重

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親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鄰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二十六年。號山崩。壅河。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於注。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得其將。識是歲文侯卒。子擊立。是為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為亂。不勝。犇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七年。伐齊。至桑丘。九年。翟敗我於澮。使吳起伐齊。至靈丘。齊威王初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北蘭。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武侯卒。子瑩立。是為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瑩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公孫頤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瑩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君亦聞之乎。

此段著議論  
於篇意為開  
澹處大率精  
神旁溢所為  
又與下文太  
子申為將事  
相發

今魏瑩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魏氏大敗。魏君圍。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于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於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為秦所敗。六年。伐取宋儀臺。九年。伐敗韓於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鄗。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十六年。與秦孝公會杜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



秦用商君五  
向魏由強漸  
弱以此為關

楊慎曰此段  
約孟子之文  
則拙矣

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眾。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為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瀉子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廷。將何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征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哀王元年。五國

免成陵君太子相二節  
皆與文侯置  
相事對照

孫強曰勁快  
有鋒

楊慎曰先假  
為說梁王之  
詞備載而于  
其說梁王則

共攻秦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我曲沃，走犀首岸門。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為太子，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醢衛，不如以魏醢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醢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醢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於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辭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辭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辭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辭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

曰以此告之  
此省文也與  
前李克對翟  
璜文異  
孫鑛曰非但  
省文此乃虛  
實實虛法

安釐王以後  
皆飲畏秦

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疆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為和。哀王卒。子昭王立。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為西帝。齊湣王為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

王維禎曰引  
知氏首末以  
悟秦王敘述  
委切警動人

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彙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彙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鄆丘。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堪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兵雖彊，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睢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

末載信陵君  
諫書謀國存  
七  
鍾惺曰信陵  
此論不入本  
傳而載魏世  
家見魏之存  
亡係於此也  
可謂觀其大  
矣

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冀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感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隣，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

鍾惺曰主意在韓亡後非魏無秦之攻楚趙而不暇攻魏也却將秦所以不攻楚趙之故盡情說透而非魏無攻之其意自見其言自省此先秦大字得力處

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闕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阮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散。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垓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芟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圃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燒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雁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

孫鑠曰收拾許多地名置筆下驅使如意。大法又多變。固佳。

鍾惺曰此正  
悲魏不用信  
陵君亡而為  
此語誕也讀

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拔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外。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為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湣王。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為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

本傳自知之  
古人文字反  
說處今人多  
不解

茅坤曰三晉  
中韓最弱而  
世家所撰次  
本末亦無可  
覽諸處

欽先世純用  
簡括之筆厥  
知之句末了  
而頓斷  
於是晉作六  
卿二句始起  
節奏

稱趙成季功  
遙接厥知之  
句

地益大二句  
始成節奏

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得之佐。曷益乎。

### 韓世家第十五

史記四十四  
史記四十五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卻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於鞞。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獻子。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為祟。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貞子卒。子簡子代。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武子二



後所敘皆秦  
楚交侵之  
此借申子  
反照

年伐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是歲。魏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丘。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六年。韓嚴弒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九年。魏敗我澮。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魏取宋。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白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絀舉贏。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宣惠王五年。張儀相秦。八年。魏敗我將韓舉。十一年。君號為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秦伐敗我鄆。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鯨申。差於濁澤。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以一名都。

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為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為雁行以來。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殉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疆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與秦共攻楚。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王。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

太子嬰死四  
向提挈後事

孫鑣曰到字  
作勁字是作  
欺字未徹或  
即字至字訓  
亦通

是時張儀已  
死所謂後張  
儀者秦祖張  
儀故智勸公  
仲勿驚其術  
中是乃所謂

宜陽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朝  
秦而歸。十一年。秦伐我。取穰。與秦伐楚。敗楚將唐昧。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  
蟊。蝨爭為太子。時蟊蝨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蟊蝨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  
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  
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蟊蝨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  
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  
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  
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  
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  
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  
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  
竊為公患之。司馬庚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  
恐曰。然則柰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  
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蘇代又謂秦  
太后弟半戎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蟊蝨也。公何不為韓求質於楚。楚王聽。入質

評 點 史 記 史四十五 韓世家 二十五

後張儀也亦言惡中張儀之術非此時尚有張儀其人其質猶不無秦也此句國策云其質猶不失秦也辭義視史文特明公仲披秦交唯恐失之故云然言以國合齊楚實亦不至失秦也於是蟣蝨竟不得歸韓二句史公此等頓承處最有

子於韓。則公叔伯嬰恐秦楚之不以蟣蝨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窺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怒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蝨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為太子。齊魏王來。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敗我師于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州。而佐秦攻齊。齊敗。湣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閒。二十一年。使暴戡救魏。為秦所敗。戡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于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以為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佗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于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秦。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

劉氏翁曰獨  
重韓厥是也  
鮮有主乃厥  
赴之

厲公之殺五  
句見田完父  
之無德

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韓遂亡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視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史記四十五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他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吳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他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他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他為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他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己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

完之奔齊二句此用紀年為提綱

由此三句提振節奏

而田乞不說五句逆折而入

世其昌。竝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為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田穉孟夷生湣孟莊。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景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偽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

齊景公十四年

盛陽生室中  
五句敘次突  
兀驚人

敘庸人頃刻  
變態如脫口  
而出

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室中。置坐中央。發素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己。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為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郤。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

田常既殺簡公至以故齊復定此段頓東有力

盡誅鮑晏至大於平公之所食頓挫節

此深惡田氏而極詆其所出之猥賤索隱乃引譙周妄議以為報實此所謂癡人說夢也

就上三番分智伯地側入且以有齊國句懸崖欲落康公四句頓住前文累累頓束皆為此句作勢

於徐州。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趙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相齊。常謚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自立。田莊子相齊。宣公四十二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齊。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邾。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母丘。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宣公卒。子康公貸立。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



歸云威王二十五年撥出此當是誤或是一事而傳聞不同至宣王元年又見某謂此非歸氏之言史文特史三事同辭以為前後章法耳

威王事蹟未終此因起兵救趙魏遂來勢充記續效以為前後關

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威王二十五年復出此當是誤或是一事而傳聞異詞至宣王元年又見戰國策又作閔王燕會事六年救衛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濮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竝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濮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子以

騶忌論秦以  
微詞感威王  
馮子况亦以  
微詞感忌方  
侍郎謂馮子  
賢言當入滑  
稽傳其說非  
是此雖微詞  
然非滑稽之  
怡

茅坤曰覽之  
善為諷忌之  
善為恬兩奇  
也  
孫鑣曰奇俊

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醜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馮子况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馮子况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馮子况曰。狝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馮子况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合。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馮子况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馮子况曰。大車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能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馮子况說畢。趨出至門。

茅坤曰覽威王之論寶其識遠矣所以能伯

於是齊最强三句頓足前文又與下諸侯相王秦惠王稱王相肝寶直貫法齊秦稱帝

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暮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更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宣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擇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成侯彊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

孫鑛曰此節  
段二語更深  
一步

茅坤曰孫臏  
之謀巧予借  
魏賜韓而因  
自為功矣

此段於全篇  
為開運之筆  
接于余謂當  
作接字

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驪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願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虞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駟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於齧桑。三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於秦。七年。與宋攻

孫鑠曰只是先令楚割地以止秦韓之兵却翻出許多議論

茅坤曰蘇代此論以韓魏齊楚秦為掌上之丸

孫鑠曰氣古質而古奧大有態

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亦為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查策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卻齊宋。馮因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予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來。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兵。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子於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

孫鑣曰三問  
最透利害  
凌約言曰備  
問答而又總  
其言意又有  
啟閉  
孫鑣曰四有  
字三危字字  
法

去。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為王也。齊彊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

齊南劉楚七  
句頓足前後  
關鍵

茅順甫云洛  
王以後齊多  
難史公本戰  
國策詳次如  
畫策謂此皆  
史記之文後  
人即以充入  
戰國策非史  
之本策為大  
也茅說非是  
此段敘齊之  
絕而復興為  
文字轉接處

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  
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  
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  
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必合議齊秦齊秦合必圖  
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西北西  
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  
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卻燕將  
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潛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潛王  
不遜衛人侵之潛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  
相齊潛王淖齒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齒器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  
姓為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  
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  
之乃敢自言我潛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  
王立存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巴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  
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

秦破趙於長平以下敘秦吞併五國駁駁向齊逼出遂滅齊為郡一句又以天下一併于秦收束全文神氣至沈鬱

始君王后王末敘齊敗亡絕沈痛之事秦非良策故言齊邊海及秦方攻五國見齊不受兵之由不在事秦也

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為安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杆敵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彊秦之兵。不務為此。而惡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厯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為郡。天一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為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閒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



鍾惺曰孔子而王也不幾於臣魯哉史遺世家之事用漢法侯之賢用漢法侯之其亦可也曰補愈于五也云爾按孔子世家以魯紀年以孔子魯人也且亦作春秋之意孫鑄曰未盡雅馴然規模闢大恢恢乎有冠古今意

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容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容耶疾建，用容之不詳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士孰能注意焉。故周太

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

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

帝王本紀及孔子世家本非太史公力量所及，然採摭經傳其用心亦勤矣。雖時有淺陋而往往能識其大者，世家末引子貢顏淵語甚有見及獲麟與顏子死相次自此以後，敘夫子卒時讀之令人悽愴，起千載之感，令人讀書抑何容易，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

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

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

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

蓋其慎也。陬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

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

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

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

鍾惺曰文字

鄭重

孫頌曰銘語

奇峭

由是為司空  
六句皆預提  
後事以為關  
鍵孔子長九  
尺四句仍預  
提反魯之由  
但魯人之與  
而善待之者  
徒以其身之  
長耳南宮敬  
叔以下追敘  
始事

晉平公淫一  
段從世變折  
入魯之小弱  
介居強大以  
孔子之不用  
於魯為可惜  
也

此段從魯亂  
入孔子去魯

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偃。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鐘於是粥。於是餽。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魯晏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穀。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

鍾惺曰晏子  
蓋欲以齊治  
齊  
以上齊不用

柳子厚云孔  
子安得窮怪  
物之形是必  
証聖人某某  
謂此等當時  
必有載籍可  
考故曰以某  
所聞者記以  
見時人之以  
為聖者徒見  
其多聞耳

鬪難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難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上缶。中若羊。問仲尼。仲尼曰。以上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

評點史記

史四十七 孔子世家

三十三

犀神自後世  
言之當時則  
犀后也故兵  
容以誰為神  
發問而孔子  
告以守山川  
之祀者為神  
也  
此段從三桓  
微陪臣執政  
折入孔子不  
仕而退修詩  
書數語又退  
攝篇末一段  
此段固公山  
召孔子而潮  
其緣起

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注周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注  
用。於周為長程。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樵僂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  
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  
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囚桓子，與盟而醳之。陽  
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  
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  
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道，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  
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  
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  
王，今費雖小，僮度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哉，豈徒哉？如用我，其  
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  
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  
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  
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  
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

孔子相魯史  
公於諸國世  
家屢言之後  
儒乃謂無利  
害事亦過疑  
妄

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旄旌羽袞。矛戟  
劔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  
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  
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  
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葵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  
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  
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  
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  
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為  
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  
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  
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  
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鄆。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  
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  
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

以上常用而  
不終

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  
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  
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先請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  
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  
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  
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人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  
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  
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  
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  
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  
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諧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  
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  
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  
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  
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顛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於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有雉集於陳廷而死。柎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雉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柎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太姬。配虞

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矣。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過難於匡。今又過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矣。於政不用。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磬磬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



以上衛再不  
用又從衛不  
用折入往趙  
中道而返

迎桓子口中  
致婉惜之悵

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聞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聞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瞶于戚陽虎使太子統八人衰絰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於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瞶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

此下歷敘所  
遇諸隱者因  
及陳蔡之死  
皆聲明所如  
不合之事

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適。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耒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

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

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為季康子將師。與齊戰。

以上衛三不  
用魯終不用二  
句總求  
此篇以道大  
莫能容為主  
以上言天下  
不容以下言  
道大

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  
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  
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  
文子將攻大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烏能擇木，木豈能擇烏  
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  
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  
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  
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  
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  
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  
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繼之純如，皦如，繹如，  
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  
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  
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  
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

歸云末引子  
貢顏淵語甚  
有見案史公  
所記在六藝  
折中皆夫子  
之文章也引  
子貢語天道  
性命不可闢  
及顏子欲從  
末由則知孔  
子之道在此  
而前所敘夫  
子之文章皆  
類也

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齊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閤閤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儻。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饅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

前殷詩書。另  
禮至此乃折  
入春秋史公  
以春秋為重  
且與已作史  
記相發

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  
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  
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  
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某  
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  
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  
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  
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  
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  
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泰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  
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子夢坐  
奠兩柱之間。子始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莞莞余在疚。嗚呼哀哉。尼  
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  
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

史記 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三十九 歸業山房

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于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鍾離曰稱涉者賢之也世  
家者賢之也  
曰涉雖已死  
所遺置快王  
將相竟亡秦  
劉知幾曰史  
記如二人從  
首尾相隨則  
有一傳乘書  
包括令盡者  
勝廣是也  
茅坤曰寫勝  
首亂處總有  
生色  
鍾離曰說吾  
聞說今或聞  
酷像草澤人  
口氣  
詐稱扶蘇項  
燕為陳勝起  
事主謀令漢  
書無此句但  
云今誠以吾  
眾為天下倡  
則前言扶蘇  
項燕與此不  
相屬矣然此  
等殆是寫漢  
書者誤奪非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庸耕。輟耕之壟上，悵悵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名計，死即死，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富貴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敎我先威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閒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富貴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

評點  
史  
記  
史四十八  
陳涉世家  
四十

班氏有所裁  
劉也凡漢書  
不應改史記  
而妄改者皆  
當以此意求  
之  
丹書第曰陳  
勝王寫備耕  
者作用  
鄧宗事後無  
所見似是疏  
漏然篇末言  
將相竟亡秦  
則鄧宗事亦  
隱括在內文  
有不必一一  
完密者此類  
是也  
楚兵數千為  
聚不可勝數  
涉起事規模  
散亂無復統  
紀著此二語  
以為文勢闊  
健辭事相稱  
且與篇末所  
置達候王相  
將竟亡秦詳  
變相通

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蕪。蕪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攻鉅贅。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為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鄜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

吳越不能下  
大勢一斷  
軍連不戰再  
斷

當此時三句  
與前文楚兵  
數千為駭句  
相應雙參對  
峙實注篇末  
亡秦句益整

將軍田臧等  
遂樓前而斷  
處

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且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

評  
史  
記  
史四十八  
陳涉世家  
四十一  
卷之八

田賦死李歸  
等死鄧說走  
徐軍散走此  
等皆雙行  
陵人秦嘉以  
下急氣歷數

章邯已破伍  
徐承前遂逃  
下柱國房君  
死張賀死與  
前田賦李歸  
相照為下陳  
勝被殺起本

陳勝王六字  
結束前事等

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賦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銓人伍徐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鉅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郟。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謚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為倉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初。陳王至陳。令鉅人宋留將兵定南陽。人武關留已拘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鄒盜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

勢絕橫絕  
因以己為王  
三字處入故  
人入宮便捷  
無比所謂鑽  
斷雲連也  
故人不親詩  
將不親又作  
兩對前輩論  
文每云義必  
雙行氣不孤  
仲者一大法  
門此篇最可  
窺見此情  
陳勝雖已死  
四句與前篇  
相反前通篇  
皆言陳涉無  
成此獨言其  
有功最有力

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己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  
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  
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  
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顯妄言  
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  
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  
下吏輒有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  
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碣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為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  
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  
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  
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  
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  
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  
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

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燕趙宋  
 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邵  
 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  
 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閉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  
 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  
 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  
 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  
 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  
 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  
 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萬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而報怨。於  
 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  
 鋦。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  
 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  
 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

陶朱猗頓之富也。躡足行伍之間。俯仰什佰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鎗也。適戍之眾。非儔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四十八  
史記四十九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惟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

夫婦之際八  
句言禮樂之  
重夫婦與上  
易詩書春秋  
同義而文法  
皆變化  
人能宏道二  
句橫接

評  
史  
史記  
史四十九  
外戚世家  
四十三  
帝業山

或不能成子  
姓索隱引起  
飛燕非是此  
謂惠皇后陳  
皇后等耳  
方侍郎謂秦  
以前二語及  
李惠皇后傳  
末迎立代王  
語則少孫所  
補某謂褚少  
孫雖去亦不  
致於文中據  
補此文引秦  
以前承序所  
列夏殷周而  
言為漢事發  
端故立代王  
見惠后之萬  
方求子而來  
無關於文似  
皆不為駢枝

鍾惺曰兩美  
人相與笑正

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漢興。呂娥姁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后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惟獨無寵。疏遠者得無恙。呂后長女。為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卒滅呂氏。惟獨置孝也。高后崩。合葬長陵。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卒滅呂氏。惟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非天命。孰能當之。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媪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及諸畔侯。秦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媪內其女於魏宮。媪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皋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



是巧於存薄  
姬處可謂不  
負約矣交情  
至此大夫猶  
難  
又曰說薄姬  
得全之故伏  
一命字在內

太史公筆寫  
實后不意中  
富貴可悲可  
喜宛然在目  
鍾惺曰誤置  
處又伏一命  
字  
孫鑿曰何得  
偏用此奇

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為軹侯。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為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以呂后會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竇太后，趙之清和觀津人也。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

茅坤曰敘廣國微時起跡處甚悽惋孫鑛曰寫事情曲有烟波茅坤曰又入紙一層畫三着色董份曰如親見少君對辭及皇后左右泣者

立竇姬為皇后。女嫖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卧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容。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無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為魏其侯。竇氏凡三人為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

鍾惺曰子雨  
女案細甚

按長公主栗  
姬皆因見此  
傳

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玉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富貴。因欲竒兩女。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兒姁生四男。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母子母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為妃。栗姬妒。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景帝常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嫌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秦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

鍾惺曰生微  
安口角筆端  
輕薄之極漢  
史職文散如  
此

董份曰中用  
俗語然史  
有之

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景帝崩。太子襲號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景帝十三男。一男為帝。十二男皆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為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次為南宮公主。次為林慮公主。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王仲蚤死。葬槐里。追尊為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王太后家凡三人為侯。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拔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驪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據。初上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無子。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

純懼曰然竟無子一命

董份曰所謂傳以其出微甚輕之

余有丁曰按匈奴大宛傳廣利封時李氏未謀後以將軍伐匈奴聞其家用巫蠱族乃降匈奴此文誤

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披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為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封為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為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為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為齊王。王夫人蚤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李夫人早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其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父為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承聞白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蚤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

茅坤曰當時武帝召而入謁可也然不以請於王大后却駕乘輿入民舍求之此帝之不忘骨肉故舊處而其兩相不意遭逢殊有粉黛可悲可

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旌騎出橫城門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嗟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引籍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為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修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修成子仲女為諸侯王后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修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為夫子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

軍尚平陽公主馬。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大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媼娥。眾人謂之媼何。媼何秩比中二千石。容華秩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媼好。遷為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驎。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鉤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

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珥簪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其後帝閑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謹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謚為武。豈虛哉。